

最美劳动者

□孙冬刚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默默无闻，却以最坚韧的毅力、最无私的付出塑造着世界的美丽。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最美劳动者，他们的存在是这个社会最温暖的底色。

在广袤的田野间，农民们耕耘播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双手黝黑而有力，如同大地的儿女，与土地紧密相连。他们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希望的种子，让金黄的稻谷在阳光下摇曳。他们的背影虽然疲惫，却坚定有力，那是对土地的爱，对生活的执着。用汗水浇灌着每一寸土地，让世界充满生机。

建筑工人们在晨曦中劳作，他们的身

影映照在尚未完工的钢筋混凝土森林中。他们的双手粗糙而坚定，如同雕塑家的刻刀，一点一滴雕琢出城市的轮廓。他们不畏风雨，不惧烈日，筑起了我们安全的避风港。他们身披星辰，头顶烈日，用坚实的臂膀扛起了钢筋混凝土的重量。他们的笑容充满自豪，城市在日新月异中矗立。他们是城市的建造者，用双手托举起明天的希望。

城市的大街小巷，忙碌的身影穿梭其中，他们是清洁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已经开始工作，扫去昨日的尘埃，留下清新的街道。他们的手机

却灵巧，捡起的是垃圾，留下的是洁净。他们的身影虽然平凡，却无比崇高，他们是城市最美的风景线，用勤劳守护着我们的生活环境。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夜以继日，他们是知识的探索者，是科技的先驱。他们的眼神专注而深邃，凝视的是未知的世界，追求的是真理的力量。他们的笔尖虽然细微，却划破了黑暗，照亮了科学的道路。他们的坚持虽然艰辛，却充满信念，他们是人类进步的推动者，用智慧点亮了未来的灯火。

在讲台上，教师们诲人不倦，他们是灵魂的工程师，是知识的传播者。他们的声音

虽然微弱，却传递着知识的力量，播种的是梦想的种子。他们的目光虽然慈爱，却坚定无比，他们是孩子们的引路人，用爱心培育着祖国的花朵。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生活的大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劳动的尊严与价值。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的辛勤、坚韧和无私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光亮。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向他们的付出致敬，向他们的坚韧致敬，向他们的无私致敬。因为有他们，我们的生活才更加美好。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最美劳动者，用勤劳和智慧，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不管哪一个回来，我就不想自己做饭了，就是要轻松一天，我今天中午就是要吃油糕烩菜。”我愣在原地看着“耍赖”的母亲，那时节的母亲也实在没有太多精力侍奉我们了，如今才能或多或少地体谅她老人家。

母亲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十八岁嫁给父亲，接二连三生育了我们姐弟三人，她和父亲奋斗的动力就是让我们三个考学，走出大山。他们做到了，但二老不仅没有多余的钱给自己添件新衣裳，更别说过节时相互赠送礼物了。父亲撒手人寰时，还给母亲留下了给他治病花的近一万元的外债。

又到母亲节了，我一个工程人常年奔波在施工一线，还是一样回不去，更没法承欢膝下。没有人送过母亲鲜花，我便准备在网上订一束康乃馨作为节日礼物。好在时至今日，当过教师的母亲还能用放大镜识字，也懂得叫外卖。那束花上面代替父亲也是我自己的心愿附贺卡：爱您永生永世，我心一直陪伴您左右。（单位：中铁十二局集团四公司）

又遇到村社开批斗会。生活实在难以以为继，爸爸与奶奶、大姑商量好，偷偷地带着最小的叔叔逃出村子谋活路，通过熟人帮助，在岳阳安家。大姑则找了当兵转业回家的姑父，家庭里才算是稍稍安稳了些。每次他们坐在一起说起这些陈年旧事时，叔叔、姑姑们都会哭泣。

得知我们要来，大姑妈很热情。亲人相见，格外亲热，直爽的大姑妈一边述说陈年往事，一边数落起我们的不是，念叨着再怎么也要来家里看看……我们不停地解释原因，解释清楚了，姑妈也冰释前嫌。

记得我参军入伍前夕，和小叔叔的儿子德海哥在一起，从不喝酒的他端着酒杯对我说：“红伢子，你放屁出去工作，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了。”在岳阳，我们只有叔叔这一家至亲，这么多年来，德海哥一直履行着自己的诺言，两个家里的事情他都操心，家里家外的事情他总是冲在前面。

从姑妈家出来后，我想去其他叔叔和姑妈家看看，给他们拜个年，更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和堂哥表哥们坐一会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会老去，还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

似乎再没有人对我那么关注、那么期待，再没有人在我讲话时认真严肃地看着我，也再没有人一次次为我的不好找借口，我反而落得轻松。只是到头来，我的毕业照里没有她，成了一个遗憾。

我原本没有毕业后回校看老师的打算，也不知道她还会回校任职，只是同学邀请我就跟着去了。很奇怪，那时明明只是离开了几个月，回来时却仿佛过了好几年。曾经熟悉的环境竟变得那么陌生，嘈杂且拥挤。我恍然间惊觉陌生的不是学校，而是自己。因为自己不再属于这里，因为自己闯入了别人的青春。我们最后才去看的她，她已经不再教书了，在教务处工作。推开门的瞬间，我有如当年她第一次惊声要求我选理科一般意外——映入眼帘的不再是她一头披散的长发，而是剃光头后新长没多久的寸头。所幸，她的身姿依旧清丽，依旧身着长裙。她很高兴地迎接我们，还闲聊了许久。而我唯一记得她的拥抱，还有她说我是她最喜欢的学生。

我无从辨别这句话的真假，又或者是否只是客套。但当去年还在复习考研的消息时，这句话便无端闯入我的脑海中，让我回忆起一些本想就此淡忘的场景和声音，使我陡然落泪。

我去了她的葬礼，去见了她最后一面。直到家属和同事代表上台致辞时，我好像才终于了解她一些，她的年龄，她的家庭，她的信仰。更令我诧异的是，她并不是一直长发，旧照片中短发的她也是那样美丽和神采奕奕。她终于不再只是讲台上或在班里巡视的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师，虽然她静静地躺在那里，但在我眼中却比任何时候都要鲜活。

听到一首歌叫作《终身美丽》，里面有一句歌词，“因有自信，所以美丽”，我倏地想起某个动员大会上放出她刚来学校任教时的照片，想起别的老师评价她学生时代也是秀气内敛的姑娘，和她常穿的淡蓝色长裙一样，恬静而淡雅。“你的美偷走了我的心”，话止于此，在我心中，她已是终身美丽。（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在大西沟铁矿，遇到了煤的朋友

□李媛媛

面对一颗颗棱角分明的菱铁矿石我记住了它尖锐而响亮的名字来自煤矿的我骨子里还带着煤的气息心里装满了煤的故事听采矿工讲铁矿的故事

四十岁的大西沟铁矿四十岁的神东煤矿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它们都来自露天矿或者百米深井它们都在一遍遍的洗选加工中成为精品也在运输中离开故土奔向四方，甚至世界它们也都有着坚硬的骨骼如此形似，命运相投

面对铁矿，面对“铁人”我想起煤矿

还有“煤海汉子”想起那些轰鸣的设备以继日地运行此刻手捧铁矿石任它锋利或钝化的棱角嵌入我的掌纹我无法设想它们的命运单纯被眼前的铁矿感动也无数次被煤矿感动着那些人那些关于煤海的故事

铁的信仰，煤的信仰我骨子里流淌着坚硬而温柔的勇气用爱煤矿的情怀去理解、去感受去爱一座伟大的铁矿我自豪我来自一座伟岸的煤矿也有幸在大西沟铁矿遇到了煤的朋友（单位：国能神东煤炭集团公司）

站台上的足迹

□郭赛利

我听过最美的声音是那一声声运煤列车的长鸣我见过最美的风景是那个个穿梭站台的身影

如果说站台宛若一座舞台企业运输员是演奏的乐器火车的转动则是演奏中跳动的音符在车轮与轨道的撞击中奏出交响乐在煤棚与蓝天的色彩中相互辉映

站台上的一幕幕的变幻都在履职运输职工的风采是他们奋不顾身在车皮上挥舞铁锹用力平煤与时间和速度赛跑是他们任劳任怨

穿越煤堆精准采样严把关口让质量成为一种态度是他们风雨无阻徘徊站内巡检保障运输安全用爱点亮了万家灯火望着曾经坚守了九年的站台我思绪万千每一段经历都是自我磨砺和沉淀每一次蜕变都是认知的不断突破每一个足迹都是宝贵的经验积累

愿我们步履铿锵向前走目光坚定望远方以奉献点燃青春之梦以奋斗奔赴成长之旅（单位：陕煤运销红石峡分公司）

孤独的风景

□李保庆

迎着细雨终于独自爬上那苍翠的山顶我多想长时间地喘息但忙碌的生活我必须只有片刻的时光

还想

将眼前的美景分享给远方的友人但我知此刻他依旧奔波于生活的路上……把这眼前的美景珍藏细雨下孤独的人在欣赏着孤独的风景（单位：陕西省邮政工会）

百年青春

□王赛婷

今天五四，今天只是今天，此时的心潮澎湃，此刻的雄心壮志，化作当下脚踏实地的躬身践行；

今天五四，今天不只是今天，年华易逝当珍惜，前路漫长且任远，展望未来大鹏展翅的九天翱翔；

百年青春，青春是青年的，少年出英才，青春有梦，中国梦，以梦为马疾蹄而飞，

奋斗正当时！百年青春，青春不只是青年的，青春无悔，入华夏，不负韶华一览众山，攀登永不止！

青春百年，既是继承，又是征程，既是回顾，又是展望，请百年前之青年，看我百年后之青年，——续写青春，强国有我！（单位：陕煤运销铜川分公司）

从旱烟袋说起

□谢斐

我对烟草的印象，始于爷爷的旱烟袋。

记忆中，爷爷炕头窗台上放着一只旱烟锅，烟杆上系着一只小烟袋。爷爷想抽烟的时候就从烟袋里取出烟丝，装在烟锅里，然后划一根火柴点燃。烟袋里的烟丝抽完了，爷爷就打开一只小席斗，取一些烟丝添加到烟袋里。后来我才知道，小席斗是爷爷亲手用芦苇编的，席斗里面的烟丝也是爷爷自己种植晒干捣成的。后来，爷爷用打火机取代火柴点烟，但他抽烟的样子却没有变。

爷爷抽烟的时候常常眯着眼睛想心事，吧嗒吧嗒几下烟嘴，烟锅里便冒出一股股青烟。顿时房子里烟雾缭绕，我耐不住烟的呛味，常常被熏得跑到院子里去玩。爷爷抽完烟，习惯性抬起脚，将烟锅头朝下在鞋底上磕几下将烟灰倒掉，放下烟锅后才心满意足地出门去，仿佛抽一锅烟就像眯了一觉一样让人神清气爽。

听父亲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家里主要靠种烟叶维持生计。那时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鼓励农户发展多种经营。爷爷在反复考虑后毅然决定带领全家人种植烤烟。种烟春节过完就开始育苗，开春后移栽大田，盛夏时节开始采摘，烘烤完就到国庆节后了，几乎全家人要忙大半年时间。其工序繁杂，先将采摘的烟叶夹杆、挂炉、烘烤、出炉、解杆、回潮、分拣、交售，环节复杂，费工费时，但在收入较高。父亲那时候还在宝凤读中专，每年9月开学就等第一炉烟叶卖掉交学费，有一年家里还被评为了全县“烤烟种植示范户”，奖励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这成为全家人的骄傲，母亲也因此成为全村羡慕的对象。后来，随着全县产业结构的调整，县复烤厂破产了，我家就不再种植烤烟了。但当年种烟修建的烤烟炉依然矗立在老家的大门外，尽管它改作杂物间了，不再用于烘烤烟叶，但它却像一位巨人守望着院落，成为全家人种植烤烟的记忆。

父亲是一名地道的烟民。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烟不离身，饭后抽，困了抽，高兴时抽，愁闷时也抽。父亲在宣传部门工作，每天有写不完的材料，用父亲的话说，好多材料都是烟熏出来的，写材料困了、思路断了就得摸根烟点上，慢慢的，思绪就接下去了。父亲也常常晚上加班，特别是冬夜写材料的时候很孤寂，父亲常说点燃一支烟就好像房间里又点亮了一盏灯，也仿佛有一个人在和他对话思路，材料写得也就顺畅了。父亲抽烟，母亲也没少唠叨过，常说抽烟耗钱伤身体，劝其戒了。后来，父亲生病住院，听从医生劝告真把烟戒掉了，至今10多年了从未复吸。

2023年，我大学毕业后参加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招聘考试，有幸被录取到宝鸡卷烟厂工作。近一年来，我先后在制丝车间、卷包车间和郝磊创新工作室工作。工厂环境优美，条件优越，工友们团结进取。我也深深爱上了这座现代化工厂，我将尽心竭力应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名烟草人的力量。

（单位：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卷烟厂）

不这样定义自己。前几日，母亲浑身无力、气短，说话费力，去医院检查确诊是严重贫血引起的乏力昏眩。母亲在四十多岁时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医学上称“不死的癌症”，去年冬天第二次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心搏骤停。不敢再细数母亲这一生经历的大病小灾，想来自己早已哭成了泪人儿。

去年母亲虚岁七十三，本命年，逢九，古人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叫自己去”的说法，冬天时身体一向很好的二舅妈突然离世，我们姐弟三人谁都不敢说破，但都心知肚明，为母亲担心，也没敢告诉母亲二舅妈已驾鹤仙去的噩耗。就这样用母亲的话说，一天

春节回家，与姐妹们提出想要陪着妈妈去老家看望叔叔和姑妈们，给他们拜个晚年。

在我的印象里，上一次回老家还是大叔儿子结婚的时候，一晃又是10多年了。妈妈知道我的想法后说：“他们不来看我，还要我去看他们，这个道理有点说不过去吧？要去就只去大姑妈家，我看其他亲戚家就算了，你们要去我也不反对，但我肯定是不回去的……”我知道，妈妈对叔叔和姑妈有看法，心里多少有些疙瘩。

小时候，爸爸和小叔每年都要看望奶奶。在我的记忆里，爸爸一般是挑着一对箩筐，一个筐里坐着我，另一个筐里是要带给奶奶和亲戚们的年货。个子矮小的叔叔一般挑着两个蛇皮袋或是麻袋，吭哧吭哧地跟在后面，挤火车、赶汽车、爬山路、走田坎，起早贪黑颠簸到奶奶家。

再次见到长辈亲戚们时，是在爸爸的葬礼上，当时我沉浸在伤心痛苦之中，事情又多，和他们相聚相谈时间并不太长。之后，回到老家时是在堂哥的婚礼。看着他们临街四层楼的住房、姑妈家的别墅，堂哥、表哥们工作又稳定，姐妹们一边羨

慕一边责怪爸爸和小叔当年不应该举家搬到岳阳，说着知道这里将要被征收早点搬回来也不错，生活也不至于这么艰难之类的话题。

当年爸爸健在的时候，长辈们每次相聚总喜欢说起过去困难的日子。爷爷去世得早，家里兄弟姊妹多，成家早的伯父们纷纷带着要成家，13岁的爸爸和18岁的大姑便成了家庭的支柱，扛起了抚养弟妹的重担，基本上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队里要出工时，都是爸爸参加，因为按照队里的记分标准，爸爸的工分要比姑姑高。每到农闲季节，村里组织去修大堤水坝，爸爸就用瓶子装一些奶奶做的豆腐乳、黄豆酱等带上，与大家们一起连续劳作。小小年纪的他扛不住，经常睡不好吃不饱，以致后面身体一直不太好。等到爸爸八九岁时，

渐成了在她眼中任何表现不好的借口。此后，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便固定了下来，她送出她的要求和期望，我全盘接收。能得到的自然是最好，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做不到的，那个固定借口便会出来缓解我们之间的尴尬氛围（主要是我自己的尴尬）。

做一个文静优秀的学生固然是最稳妥的生存之道，但我本质并不如此，有时得意忘形了难免还是露出马脚。上课睡着、跟同桌说小话被抓，这些回想起来不过是每个普通学生都经历过的小事，甚至有些学生时代独有的意趣，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仿佛是凌迟。当她在课堂上抓住我，并且在班上反复提及当时，我只感觉我精心塑造给所有人的人设在逐渐破灭，犹如偶像失格一般让人难以承受。那时我便与她生出一丝嫌隙，对她的畏惧之情更甚。于我而言，内秀或许达不到，但能记起来的却又都印象深刻。

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似乎是在第一次月考之后，她问我有没有想好要选文科还是理科。我向来是一个没有长期规划的人，能把月考考到一个不至丢人的名次就已经能使我雀跃上几天了。当然对她的问题无从回答，想含糊过去，就说了都行。“那能都行呢，必须选理科！”突然的情绪起伏令我意外，因为无论是上课还是管理班级，她都是轻声细语，声音中不带有太多喜怒，脸上也不带过多的表情。加之我对老师的态度从来都是惧怕大于尊敬，因此当她那天放学后这样拦住我，这样盘问我和要求我时，我想自己也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第一次的月考成绩让她笃定了我是她相中的“一块料”，于是对我倍加关注，但我似乎只是一块顽石，只因与那些含玉的石头外表一致便被拣去悉心打磨，但品质总也到不了上乘。

于是一整个学期下来，四次大考中，我两次都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那时我除了陷入无尽的羞耻感中以外，也深觉辜负了她的期待，暗自埋怨她为什么仅凭一次考试便断定我的能力超过于他人。我只想躲着她，可她似乎早已为我找好了理由，只说我是太紧张没发挥好，让我悬着的心松了大半。这个理由也顺其自然地被一直沿用，逐

亲情

□肖东红

慕一边责怪爸爸和小叔当年不应该举家搬到岳阳，说着知道这里将要被征收早点搬回来也不错，生活也不至于这么艰难之类的话题。

当年爸爸健在的时候，长辈们每次相聚总喜欢说起过去困难的日子。爷爷去世得早，家里兄弟姊妹多，成家早的伯父们纷纷带着要成家，13岁的爸爸和18岁的大姑便成了家庭的支柱，扛起了抚养弟妹的重担，基本上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队里要出工时，都是爸爸参加，因为按照队里的记分标准，爸爸的工分要比姑姑高。每到农闲季节，村里组织去修大堤水坝，爸爸就用瓶子装一些奶奶做的豆腐乳、黄豆酱等带上，与大家们一起连续劳作。小小年纪的他扛不住，经常睡不好吃不饱，以致后面身体一直不太好。等到爸爸八九岁时，

渐成了我在她眼中任何表现不好的借口。此后，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便固定了下来，她送出她的要求和期望，我全盘接收。能得到的自然是最好，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做不到的，那个固定借口便会出来缓解我们之间的尴尬氛围（主要是我自己的尴尬）。

做一个文静优秀的学生固然是最稳妥的生存之道，但我本质并不如此，有时得意忘形了难免还是露出马脚。上课睡着、跟同桌说小话被抓，这些回想起来不过是每个普通学生都经历过的小事，甚至有些学生时代独有的意趣，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仿佛是凌迟。当她在课堂上抓住我，并且在班上反复提及当时，我只感觉我精心塑造给所有人的人设在逐渐破灭，犹如偶像失格一般让人难以承受。那时我便与她生出一丝嫌隙，对她的畏惧之情更甚。于我而言，内秀或许达不到，但能记起来的却又都印象深刻。

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似乎是在第一次月考之后，她问我有没有想好要选文科还是理科。我向来是一个没有长期规划的人，能把月考考到一个不至丢人的名次就已经能使我雀跃上几天了。当然对她的问题无从回答，想含糊过去，就说了都行。“那能都行呢，必须选理科！”突然的情绪起伏令我意外，因为无论是上课还是管理班级，她都是轻声细语，声音中不带有太多喜怒，脸上也不带过多的表情。加之我对老师的态度从来都是惧怕大于尊敬，因此当她那天放学后这样拦住我，这样盘问我和要求我时，我想自己也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第一次的月考成绩让她笃定了我是她相中的“一块料”，于是对我倍加关注，但我似乎只是一块顽石，只因与那些含玉的石头外表一致便被拣去悉心打磨，但品质总也到不了上乘。

终身美丽

□刘嘉怡

到，但面对老师的内向却是千真万确，怯于发言，更怯于向老师寻求帮助。所以印象里我几乎没有主动找她问过题，即使一知半解，也要假装明白找她。只是到如今我才意识到，当时的自己有多么狭隘和愚蠢，尤其当母亲说起她在家长会上谈及及少学生找她解问题时焦急到落泪，那种似曾相识的愧疚感，夹带着些许悔意便再次涌上心头。

对年少时的我来说，她不过是一个老师，一个待我毕业后就再无瓜葛的人。我无需了解她太多，但又不得不顾忌她的言语和情绪。高三那年，她因病没能陪伴我们到最后，我只觉得没什么大事，并且因为逃离了她带来的压迫感而暗自窃喜。我也偶尔听到班里传出的些许不好的传闻，但只当耳旁风和饭后甜点抛之脑后。直到毕业，她都没有回来。我们换了班主任，也换了化学老